

悟空之死背后的媒介记忆与情感共同体重构

梁星语

上海大学新闻传播学院，上海

收稿日期：2025年10月20日；录用日期：2025年12月8日；发布日期：2025年12月16日

摘要

本文以网红猫“悟空”之死为样本，探究数字媒介如何重构跨物种哀悼共同体。基于媒介记忆与情感公众理论，研究发现：(1) 短视频沉浸式叙事将悟空建构为粉丝共享的精神符号奠定云端情感联结；(2) 粉丝通过共享未谋面之悲，形成超越地理的临时情感同盟。(3) 死亡事件借平台记忆载体，推动哀悼从线上仪式向线下行动转化。非人类生命借数字记忆进入公共情感场域，为理解媒介化联结提供新范式。

关键词

数字哀悼，集体记忆，情感共同体，悟空之死

Media Memory and the Reconstruction of Emotional Community behind the Death of Wukong

Xingyu Liang

School of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Shanghai University, Shanghai

Received: October 20, 2025; accepted: December 8, 2025; published: December 16, 2025

Abstract

This paper takes the death of the internet-famous cat “Wukong” as a case study to explore how digital media reconstructs cross-species communities of mourning. Drawing on theories of media memory and emotional publics, the study finds that: (1) Short video immersive narratives construct Wukong as a shared spiritual symbol among fans, establishing a cloud-based emotional connection. (2) By collectively mourning a being they had never met, fans form temporary emotional alliances that transcend geographical boundaries. (3) Utilizing the platform’s memory preservation features, the death event transforms mourning from online rituals into offline actions. The entry of non-

human life into the public emotional sphere through digital memory offers a new paradigm for understanding mediated connections.

Keywords

Digital Mourning, Collective Memory, Affective Community, Death of Wukong

Copyright © 2025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

1. 引言

本当数百万陌生人为素未谋面的小猫“悟空”陷入集体哀悼，我们不禁追问：数字媒介是否正在重塑情感联结的本质？2024年末，骑行博主赵朔在新疆阿勒泰收养流浪狸白猫“悟空”，通过短视频记录西行之旅，其背包探头的沉浸式视角使悟空成为“治愈系电子小猫”，积累数百万粉丝。2025年4月，悟空在G135国道上离奇死亡，相关视频瞬间引爆网络。事件从悲剧演变为复杂的数字文化现象：抖音主话题热度多次破亿，深圳、上海等地的商业中心LED屏轮播悟空影像，画师绘制户外壁画，形成“不去打扰小猫魂归”的集体意识，显示哀悼已从线上情感消费延伸为线下实体实践。

“悟空之死”暴露当前数字记忆研究的双重局限：既有理论主要关注人类数字遗产，忽视非人类生命作为公共记忆符号的建构过程；同时，在线哀悼研究多停留虚拟仪式，未能充分阐释情感向实体行动的转化机制。本文以该事件为关键个案，结合媒介记忆与情感公众理论，解析短视频如何将悟空建构为数字记忆符号，追踪粉丝从线上创作到线下哀悼的完整行动链。

2. 文献综述

2.1. 数字媒介记忆建构机制

媒介早已不仅是记忆的储存容器，更是在数字时代积极参与记忆生成与再生产的核心机制。集体记忆理论为理解媒介记忆提供了理论根基。哈布瓦赫强调，记忆从未脱离社会语境而独立存在，个体的记忆总是在特定社会群体的框架中被选择、调度和再现[1]。延续这一思路，学者指出，新闻媒体不仅记录事件，更塑造了公众对于历史的想象。媒介在构建集体记忆时具有建构性力量，通过报道的取舍、情绪渲染与叙事结构，深刻塑造公众对何为重要的认知[2]。在数字平台环境下，媒介记忆的逻辑发生了根本性转变，数字平台已成为记忆的主要生产机制之一，其存储结构、社交机制与算法系统共同作用于记忆的选择与更新。相比传统媒介依赖编辑判断与历史叙事，平台记忆更多体现为由用户交互、流量分发与数据驱动所主导的即时性机制。Andrew Hoskins 进一步提出“即刻记忆”与“算法记忆”等概念，强调数字平台打破了时间的连续性与稳定性，使得记忆在“被观看 - 被记录 - 被转发”的过程中不断被重构与刷新。社交媒体的技术架构创造出一种“流动的记忆”，这种记忆不是静态再现过去，而是在技术逻辑与用户行为中被不断演绎与重组[3]。

在中文语境中，也有学者在对微博、B 站等平台的分析中提出数字记忆的构建与流通依赖于技术算法与情感参与的协同。平台所呈现的记忆轨迹并非自然演进结果，而是平台规训、社交热度与用户共鸣协同构成的记忆产物[4]。在这一框架下，记忆不再是关于“过去”的再现，而是一种关于“现在如何选择性记住”的文化实践。在悟空之死的事件中，用户对其生平的追溯、对死亡的哀悼，以及图像与语录

的不断再创作，实质上是数字平台与用户共同生成的一种“赛博记忆”[5]，即一种根植于数字空间、由技术中介和社群互动共同塑造的共享记忆形态。它既体现了个体情感的表达，也嵌入了平台算法的分发机制。这种情境下的记忆生成机制，不仅揭示出数字媒介如何塑造人们对于非人类生命的记忆路径，也展示出算法如何深度介入公共情感的流动逻辑。

2.2. 网络哀悼与情感联结

死亡议题常常令人难以面对却又无法逃避，哀悼死亡是世界各民族传承下来的一种特殊文化。互联网影响着人们的观念与实践，社交网络的发展也为现代人的哀伤寄存提供了新的方式与可能，网络哀悼的相关研究逐渐展开，已成为数字时代一种独特的公共情感实践，突破了传统意义上私人哀悼与公共悼念之间的界限[6]。在社交媒体场域中，个体的哀伤体验被放置于高度可见、即时互动的空间之中，从而促成了新型“情感联结”的生成。Tony Walter 指出，数字平台为哀悼提供了“永久性纪念场”，使逝者以资料与图像的方式被持续“在场”。这种在场并非物理的延续，而是情感记忆的社交再生[7]。Papacharissi 在其提出的情感公众理论中，进一步强调社交媒体不只是信息传播工具，而是情绪组织、价值共鸣与公认认同的重要媒介。通过标签、评论与转发等机制，哀悼行为转化为一种公共情绪表达，催生出情感互动的协同空间[8]。

而与人李文亮医生的微博评论区折射出社交媒体时代网络哀悼的普遍特征：社交媒体平台重塑公众哀悼与情感表达的空间与形态，并拓展集体情感体验的社会范围，建构出一种时间永续、空间延展的理想化情景，为与之相关的情感表达提供重要的空间[9]。网络哀悼不仅是个体情绪的释放，更是文化认同与社群结构再生产的契机。公共平台中的悼念话语不仅表现为对逝者的情感依附，也成为用户间建构身份与归属感的情境空间，尤其在面对难以实体告别的非正式死亡场景中，网络成为一种替代性公共仪式空间。

以悟空之死为例，这一哀悼事件并未由重大灾难或官方通报触发，却通过社交平台形成了大量悼念图文、回忆视频与情感讨论。大量用户将对其的怀念情绪显示出社交媒体作为“情绪通感基础设施”的独特功能。在这一过程中，平台算法扮演了共感协商的技术代理角色，使得某一图像、某一句话成为哀悼的情感锚点，进而将个体情绪连接成网络化的情感回路。这正说明了数字哀悼并非偶然生成，而是媒体结构、平台机制与用户情感共同生产的集体感伤场。

2.3. 虚拟生命媒介实践

虚拟生命的情感嵌入机制为数字文化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在拟人化 AI、虚拟宠物与二次元偶像持续走红的语境中，人们对非人类角色的情感投射与身份认同早已超越符号消费，构成数字时代新型亲密关系的重要部分。Hirosi Ishiguro 在其关于“拟态生命”的研究中指出，虚拟存在因其可被互动、可被理解与可被归属的特性，成为可替代现实关系的情感载体。这种情感并非模拟而已，而是真实情绪对拟象对象的深度依附，是一种“亲密的技术拟态”[10]。

近年来，随着虚拟偶像、虚拟主播及 AI 宠物的普及，用户在日常互动中对这些角色形成稳定而深刻的情感连接。数字拥有物不仅具备情感价值，其所承载的记忆、陪伴与象征意义往往超出实体存在。用户在与虚拟存在的长期互动中形成了“人机亲密关系”，这一关系一旦被打断，如角色下线、账号关闭等，便会引发类似现实哀悼的情感反应。在粉丝文化研究中，虚拟偶像因其“在场感”与“角色持续性”特征，使用户在面对其“消失”时，产生真正的丧失感与悼念行为[11]。粉丝在哀悼中不仅展现出情绪输出，更体现了集体行动、文化自组织与社群认同的多重机制，这些行动并不依附于既有的文化脚本，而是在用户之间横向建构出一个持续生成的情感空间。

悟空作为一只被深度媒介化的宠物，其承载的亲密关系超越了“工具性陪伴”的功能，而成为用户日常情感交流、人格投射与平台身份建构的重要纽带。当“悟空之死”发生时，哀悼行为不仅是对一只猫的纪念，更是对数字亲密关系断裂的集体回应。因此，虚拟生命的悼念事件应被视作数字情感文化的一部分，它不仅关乎技术生成的存在如何被人类理解，更关乎数字媒介时代人类如何在虚拟世界中安放真实情感、修复情感裂痕与建构新型社群联结。

3. 研究方法

本研究围绕“悟空之死”所引发的大规模悼念行为，旨在探讨数字媒介如何生产和维系跨物种的媒介记忆与情感共同体。在研究方法上，本文采用半结构式深度访谈与内容分析相结合的策略，进行三角互证，以增强研究的信度与效度。抖音作为悟空生前主要的媒介展示平台和去世后情绪表达的重要场域，具有高度可视化、算法驱动与用户参与性强等特征，因此选为核心田野空间。

3.1. 半结构式深度访谈

本研究在抖音平台通过私信功能招募了 10 位深度参与悟空悼念互动的用户(如表 1)。受访者的筛选标准包括：(1) 在悟空去世相关视频下发布过超过 50 字评论或获得点赞超过 100 的悼念内容(操作性定义“实质性评论”); (2) 关注博主赵朔时间超过 3 个月，并持续互动；(3) 自愿分享其参与线上/线下悼念活动的经历与感受。访谈对象涵盖了多种角色，以获取多元视角。访谈采用线上语音通话或文字形式进行，单次时长约为 30 至 50 分钟不等。

Table 1. Participant positionality and engagement modalities

表 1. 受访者角色与参与方式

受访者编号	角色类别	主要参与方式	线上/线下参与
A	忠实粉丝	长期观看、高频评论、情绪投入深	线上
B	普通用户(发布悼念视频)	创作并发布纪念短视频，参与话题	线上
C	忠实粉丝	深度情感投入，积极评论互动	线上
D	宠物博主(关注数字动物 IP)	从行业视角分析现象，参与话题讨论	无直接参与
E	平台内容运营从业者	从平台机制与传播角度分析事件	线上 + 线下
F	普通用户(参与线下活动)	转发悼念内容，并参与线下屏幕悼念活动	线上
G	宠物博主(关注数字动物 IP)	分析动物 IP 价值，参与社群讨论	线上
H	忠实粉丝	持续关注，创作同人画作纪念	无直接参与
I	平台内容运营从业者	分析算法推荐与情感流量关系	线上 + 线下
J	普通用户(参与线下活动)	参与线上讨论，并关注线下壁画等纪念物创作	线上

3.2. 内容分析

本研究对以下三类经验材料进行系统性编码与分析，以与访谈数据形成三角互证：(1) 关键视频：选取博主“赵朔”发布的 3 条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视频，主题分别为“相遇”、“日常陪伴”与“死亡告知”(如表 2)，分析其叙事框架、情感基调及视觉策略；(2) 代表性 UGC 作品：通过平台话题搜索，收集粉丝在悟空去世后创作的代表性用户生成内容，包括线下壁画、线上悼文与纪念插画，分析其共同的主题、符号与情感表达(如表 3)；(3) 高赞评论：对“死亡告知”视频发布后 24 小时内产生的 500 条最高点赞数

的评论进行主题编码，提炼公众哀悼的核心情感类型与集体记忆的建构方式(如表4)。

具体的编码框架分析结果如下表所示：

Table 2. Critical video analysis coding protocol

表2. 关键视频分析编码表

分析维度	V1：相遇	V2：日常陪伴	V3：死亡告知
视频主题	“绝境中的救赎”	“漂泊中的相依”	“盛大的告别”与原因澄清
核心叙事框架	孤独旅人在严寒中遇见并收留弱小生命，构建“命运共同体”起点。	展示一人一猫在旅途中相互陪伴的日常片段。	以纪实手法呈现寻找、发现直至安葬悟空的完整过程，并对死因(如误食中毒)进行说明。
主导情感基调	怜悯、希望、温暖	治愈、宁静、快乐	悲伤、震惊、不舍、慰藉
核心视觉/文本符号	雪夜、微弱小猫、背包、投喂食物	背包探头视角、戈壁夕阳、共同进食、猫在车篮中	空旷国道、静止小猫、埋葬坑、鲜花
情感动员策略	通过环境(冷)与行动(暖)的对比，奠定“守护者”与“被守护者”的关系。	沉浸式视角创造“替代性陪伴”，将观众深度卷入这段关系，强化情感依附。	极致的纪实感赋予事件无可辩驳的真实性，将私人悲伤公开化、仪式化。通过展示安葬过程，提供情感宣泄的出口并引导“魂归自然”的集体认知。
粉丝核心评论倾向(可编码)	祝福、被治愈、感叹缘分	“云养猫”的满足感、对博主行为的赞赏	集中哀悼、安慰博主、对死因的追问与争议

Table 3. Coding protocol for prototypical UGC instances

表3. 代表性 UGC(用户生成内容)编码表

作品类型	案例描述	核心主题/符号	情感功能与行动意义
线下壁画	宝鸡街头巨幅壁画：悟空眺望原野与夕阳。	自由、永恒、自然之子	公共记忆固化：将私人哀悼转化为公共景观，以空间符号固化集体记忆。
线上悼文	粉丝撰写的长文《致悟空：风从哪来，你就去哪》。	旅程的隐喻、生命的哲思、自由的颂歌	情感升华容器：为集体情绪提供精致的语言框架，将个案哀悼提升至生命哲思。
纪念插画	系列同人画作：悟空在云层、花海、星空中奔跑。	神话化、唯美化的彼岸	符号性复活与疗愈：通过艺术创作构建完美“彼岸”，实现心理慰藉与集体疗愈。
LED 屏幕悼念	上海等地商圈众筹租赁 LED 屏，播悟空生前影像。	数字仪式的实体化、集体在场的宣告	仪式性力量展示：将线上流量转化为线下短暂纪念碑，集中展示共同体的情感力量。

Table 4. Taxonomy of high-engagement social media comment themes

表4. 高赞评论主题编码表

主题类别	典型评论示例	出现频次	核心功能
直接哀悼与不舍	“眼泪止不住，一路走好小悟空。”	185 (37%)	奠定情感基调

续表

感谢与治愈叙事	“谢谢你这段时间的陪伴，治愈了我无数个低谷的夜晚。”	142 (28.4%)	建构情感价值
安慰博主与共情	“朔哥挺住，它知道你尽力了。” “最难过的朔哥，请照顾好自己。”	88 (17.6%)	强化关系纽带
哲学化与隐喻表达	“它只是回喵星了。” “风带走了它，也终将带我们相遇。”	65 (13%)	提供疗愈脚本
呼吁与行动引导	“不去打扰，是最后的温柔。” “希望大家把爱留给他流浪生命。”	20 (4%)	引导规范行动

4. 从云端哀悼到情感共振：数字记忆的生成路径

4.1. “悟空”如何成为数字哀悼的情感锚点

“悟空”的广泛悼念并非仅因平台算法的推动，更源于赵朔作为叙事者与陪伴者，在长期内容创作中建构出一种高度可共情的人宠关系。他并非以“猫咪博主”或“流量制造者”的身份出现，而是作为一位在严酷环境中独自骑行的普通青年，与一只共同漂泊的小猫形成深度依附。这段关系在反复记录、观看与想象中，逐渐成为观众情感投射的锚点。赵朔的视频叙事长期呈现一种非戏剧化、但极具陪伴感的调性。从他与悟空相遇，到共同穿越雪原、戈壁，再到帐篷中分享食物，这些场景被反复记录下来，为观众留下充足的情绪沉浸空间。

受访者 A 表示：“我不是猫奴，也没追过骑行视频，但我会定期点进去看看他俩走到哪了。悟空有时候懒得动，他就自己搬着东西走，我就觉得，他们在互相依赖。”

悟空的影像之所以引发广泛共情，离不开赵朔在影像叙事上的细致处理。他发布的 83 条视频中，高互动内容常聚焦于极端环境中的猫：雪地蜷缩、扒帐篷等待、带伤穿越戈壁等。虽然这些场景展现了“苦难”，却并不止于刺激情绪，而被赋予了某种朴素的仪式感。他常用背包探头的视角营造第一人称亲密感，让观众代入“守护者”的角色。例如一条俯拍悟空蜷缩在车篮里的视频，播放量超过 800 万次。这些美学策略并非平台自动生成，而是赵朔对旅程的深度情感表达。

正如受访者 B 所说：“我一开始是被推送吸引的，但后来是主动搜他账号。他镜头一直对着猫，但你知道他在后面一直陪着她。就像你真的跟着他们一起生活过。”

这种潜移默化的在场感，让不少观众不再将赵朔和悟空视为主人与宠物的单向关系，而更像是一个彼此陪伴、共同漂泊的生命共同体。特别是在 2024 年 12 月后，悟空生病的画面频繁出现，许多观众的关注点已经从对猫的担忧，转向了对赵朔心理状态的关切。人们不再只是看一只小动物的命运，而是在屏幕前，真实地共振着一段关于爱、陪伴与告别的旅程。

受访者 C 这样说道：“我真的很喜欢赵朔，没有人会不喜欢他。就像其他粉丝一样，我是被他的人格魅力彻底打动的。他不是那种做内容为了火的人，整个人特别温和，但又很坚韧，他走那么远、吃那么多苦没一句抱怨。我特别佩服他那种安静但很有力量的气质。他很懂很多东西，但说话方式一点也不炫技，他镜头里的那些地质、动植物，就像是一本活生生的自然课本和历史教学案，但又有一种很感人的感觉，特别真诚。我觉得他记录下来的不光是旅程，更像是一种生活的态度。他没写脚本，也不是精心设计语言，但很多话你听完真的会记住。比如他说‘风从哪来我就去哪’，这种话虽然简单，但特别有力量。他的视频看着看着就让人觉得，哇，原来世界真的那么大，有那么多值得尊重和守护的生命。我常常想，如果我以后也能有一点他那样的坚定和温柔就好了。”

4.2. 用户如何在互动中共创数字记忆

数字记忆并非单向记录的产物，而是在内容生产者与观众之间通过持续互动不断“协商”生成的过程。数字媒介中的记忆是网络化的、平台化的、集体参与的，用户不再只是被动接收记忆，而是主动参与其中的共同建构者[12]。悟空的故事之所以在数字空间中持续扩散并获得共鸣，正是因为大量用户通过互动实践将个体情感转化为一种公共情感，并进一步嵌入集体记忆结构之中。

评论区与弹幕成为数字情感公共领域的核心场域。Habermas 提出的“公共领域”概念，在数字时代被学者进一步拓展为“情感公共领域”，强调普通人在非正式空间中对社会事件进行情感表达与情绪交换的一种新型的公共连接形式[13]。在悟空的视频下，成千上万的评论不仅仅是在表达哀悼，更是在彼此确认情感、建立情感共同体。

受访者 B 说：“那时候我每天都会去看评论，看到很多人跟我一样心疼悟空，真的觉得我们好像是在一起经历这段旅程。我也会回复别人，大家都很温柔。”

在这样的空间中，数字哀悼成为某种集体疗愈的方式，也让情感在网络中不断被折叠、强化与再生产。其次，用户的“再创作”行为凸显出数字记忆的参与式文化特征[14]，意味着用户不仅消费内容，还积极参与内容的再生产与再意义化过程。在悟空相关话题下，许多粉丝自发创作了插画、剪辑视频、写悼文、甚至创作歌曲。这些内容超越了简单的“二创”，而是在不断赋予悟空新的象征意义。

受访者 H 说：“我画了悟空在高原上奔跑的样子，那是我最希望它永远停留的状态。我想把它的美好留在网络上，也留在大家心里。”这些再创作不仅展现了个体的审美与情感投入，也构建了关于“悟空是谁”“它代表什么”的集体叙事。

平台的互动机制也在潜移默化中推动了这种共创记忆的过程。点赞、转发、@好友、话题参与等操作行为，不只是内容的传播指标，更是用户通过技术形式参与情感表达和集体的记忆建构，通过视频拼接、图文混剪等方式加入到悼念队列中，让悼念本身变成一种可以协作、可扩展、可持续的公共实践。值得注意的是，这种数字共创过程也在不断重塑“记忆的权属”与“情感的归属”[15]。悟空作为一只数字猫，已经不再只是赵朔旅途中的伙伴，它也被许多用户赋予了超越个体的象征意义——它是苦难中的坚韧象征，是生命教育的隐喻文本，也是网络情感共同体的情感锚点。这种由用户共创的记忆形态，打破了传统记忆的时间与空间界限，将个体与集体、记忆与情感、媒介与现实不断交织、融合。

在悟空的案例中，我们可以看到数字记忆如何在平台机制、创作者意图与用户参与的多重张力中生成并扩散。用户不仅仅是在“观看”或“转发”一段生命故事，更是在技术与情感的协同作用下，通过互动实践共同建构的，正是一种根植于数字空间的‘赛博记忆’，这种赛博记忆不仅在线上的评论与创作中流动，更驱动了线下的实体实践。它不断提醒我们：在看似碎片化的网络空间中，人们依然有能力共建有温度、有意义的数字纪念场域。

4.3. 网络悼念如何走出屏幕成为公共实践

悟空的离世最初发生在平台空间内，表现为大量短视频、弹幕与评论构成的数字悼念景观。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这场哀悼行为逐渐超越了屏幕的物理边界，并以多种形式扩展至用户的日常生活之中，构成了一种从数字共感走向公共行动的悼念迁移。情感不仅是个体内部的体验，更是社会性流动的力量，它粘附在物、人、记忆和行为之间，通过情感的传递和再组织，形成特定的集体倾向性。而“悟空之死”的悼念事件正是通过这种情感的粘附机制，成为一个由平台激发、由用户实践、并在空间中得以延续的公共情感行动。在具体实践层面，许多用户开始通过线下的小规模纪念行为，赋予数字哀悼以可触的空间形态。

受访者 F 说：“我那天在朋友圈看到一个师妹发的视频，她冒雨骑车 6 公里去市中心商场，就为了

看一眼商场巨屏上播放的悟空舔爪画面。她说那是‘亲自送行’。后来我才知道，那块屏幕是几个悟空粉丝自发众筹租的，循环播放整整三天。其实不仅武汉，深圳和上海也有人搞了同样的事。我觉得这就像我们情绪的出口，不只是‘看’，更是在‘参与’。”

受访者 J 说：“我看到一条新闻，一个留美研究生这次回国，特地在随身物品里放了悟空的照片，说是‘带她回家’。其实最让我震撼的是一个视频，拍的是宝鸡街头一面大墙，有画师花了三天时间画出悟空的画像，站在原野上看夕阳。我当时看到弹幕全是‘它自由了’、‘别去打扰它’，很克制但很重。我觉得大家不是为了造神，而是为了给情绪一个着陆点。还有网友专门跑到阿勒泰那片松林，在远处写下‘不去打扰小猫魂归’。那一刻我就觉得，大家是真的把悟空当作一个曾经陪伴过自己的存在，而不仅仅是屏幕里的猫”。

这场悼念的特殊性，在于它不依赖于官方的组织、特定的仪式或宗教情境，而是由普通用户自发展开。他们通过身体的移动、物理空间的占领与城市符号的再编码，将哀悼从云端投射到街道、建筑与风景之间。情感通过媒介进行传播时，往往会诱发一种“具身化的延展性”，使得个体与社会、数字与物理之间产生新的联结，正是这些重复性与象征性的行为，让媒介不仅成为信息流动的载体，也成为社会意义的发生地^[16]。在这一逻辑中，悟空的悼念成为一种空间化的情感实践，它不止于观看视频、转发内容，而是参与者身体力行地将爱与记忆赋予具体的时间和地点。这些行为本质上是一种“记忆地景”的建构过程^[17]，真正的记忆根植于有情感密度的空间，而不是抽象的符号系统中。

综合访谈内容，促成这种‘线下转化’的动机主要有三：一是寻求仪式的终结感，线上互动是持续且碎片化的，而线下特定的、一次性的行为能为哀伤提供一个有形的句点；二是对虚拟情感的实体确认，通过在物理世界看到、触摸到与悟空相关的符号，来确认这段数字关系的真实性与分量；三是强化社群归属感，线下行动成为一种可见的社群身份标识，参与者能感受到自己是某个拥有共同情感的秘密团体的一员。这些动机共同体现了情感在‘具身化’过程中对意义与真实感的深层需求。”

5. 结论

“悟空之死”并非只是一只猫的离去，它是一场由数字媒介深度介入的集体情感动员与记忆建构实践。本研究通过访谈与内容分析发现，悟空藉由博主的沉浸式叙事与平台算法推荐，从一个虚拟宠物 IP 转变为一个共享的数字记忆符号。用户通过评论、二次创作等参与式实践，共同建构了关于悟空的赛博记忆，形成了一个短暂却强烈的情感联结网络。尤为重要的是，这种情感能量最终突破了数字边界，通过线下屏幕纪念、街头壁画等实体实践，实现了从云端共情到具身行动的转化，其动机深植于人类对仪式感、情感确认与社群归属的内在需求。

本研究的理论贡献在于，通过“非人类生命”的个案，揭示了数字记忆的独特性，对主要关注人类数字遗产的既有理论构成了补充与挑战：首先，在叙事权上，出现了从人类主体到博主作为代理叙事者的转移。博主作为叙事中介，赋予了动物主体性，而粉丝通过 UGC 参与了意义的最终完成；其次，记忆的载体是高度虚拟化与符号化的。其生命力依赖于持续的媒介再现与社群循环，这使其既脆弱又具有极强的流动性和再生能力。本研究也揭示了事件背后的内在张力，内容分析显示，平台算法推荐逻辑在放大情感共鸣的同时，也可能通过将悼念视频反复推送给相同用户，将深沉的哀悼简化为可计算的流量。同时，访谈中有受访者(如受访者 B)提及，会选择性展示更‘得体’的悲伤，这暗示用户的情感表达亦难以完全排除‘情感表演性’的成分，使得纯粹的情感联结与商业的、表演性的冲动相互交织。”

综上所述，“悟空”作为一只“赛博猫”，其生命叙事与死亡哀悼，精准地折射出数字时代情感联结与记忆建构的新范式。它表明，非人类生命同样可以成为数字记忆的焦点，并激发跨越物种与空间的深刻情感实践。这为理解媒介在塑造当代社会情感结构中的作用，提供了超越人类中心主义的新视角。

未来的研究可进一步关注此类事件的长时程效应，以及平台经济与纯粹情感之间复杂的动态关系。

参考文献

- [1] 哈布瓦赫. 论集体记忆[M]. 毕然, 郭金华, 译.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2.
- [2] Zelizer, B. (1992) Covering the Body: The Kennedy Assassination, the Media, and the Shaping of Collective Memory.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s
- [3] Hoskins, A. (2018) The Restless Past: An Introduction to Digital Memory. *Media, Culture & Society*, **40**, 347-360.
- [4] 邓秀军, 李雅莹. 从个人情感到文化认同: 豆瓣平台卡带趣缘群体的技术怀旧与媒介记忆书写[J]. 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 2024, 46(7): 125-134.
- [5] 薛亚梅. 赛博空间中地方媒体对城市记忆的构建[J]. 全媒体探索, 2024(7): 148-150.
- [6] 徐婷. 网络哀悼社区行为的情感实践研究——以豆瓣小组“网络公墓”为例[D]: [硕士学位论文]. 重庆: 西南大学, 2024.
- [7] Walter, T. (2014) New Mourners, Old Mourners: Online Memorial Culture as a Chapter in the History of Mourning. *New Review of Hypermedia and Multimedia*, **21**, 10-24. <https://doi.org/10.1080/13614568.2014.983555>
- [8] 田浩. 重估“情感公众”: 用户行动与数字新闻研究的链路拓展[J]. 新闻界, 2024(6): 13-21.
- [9] 周葆华, 钟媛. “春天的花开秋天的风”: 社交媒体、集体悼念与延展性情感空间——以李文亮微博评论(2020-2021)为例的计算传播分析[J]. 国际新闻界, 2021, 43(3): 79-106.
- [10] Ishiguro, H. (2006) Android Science: Conscious and Subconscious Recognition. *Connection Science*, **18**, 319-332. <https://doi.org/10.1080/09540090600873953>
- [11] 陆新蕾, 虞雯. 虚拟偶像粉丝群体的消费文化研究——以虚拟歌姬洛天依为例[J]. 当代传播, 2020(6): 75-78+112.
- [12] 解文蕊. 在场与缺席: “云养宠”视频的内容呈现与传受互动研究[D]: [硕士学位论文]. 北京: 北京邮电大学, 2022.
- [13] 张志安, 冉桢. 互联网平台与情感研究: 理论路径与本土框架[J]. 新闻大学, 2022(12): 64-74+123.
- [14] 严玲艳, 陈晓尧. “逝去的歌”: B 站纪念账号的数字哀悼和媒介记忆建构[J]. 新闻与写作, 2023(11): 67-80.
- [15] 孙瑷薇. 宠物的数字再生: 丧宠个体对聊天机器人的媒介使用行为研究[D]: [硕士学位论文]. 杭州: 浙江传媒学院, 2024.
- [16] 周裕琼, 张梦园. 数字公墓作为一种情动媒介[J]. 新闻与传播研究, 2022, 29(12): 32-52+127.
- [17] 张暄乔. 云上的纪念: 阔限空间视角下线上哀悼行为特征及功能研究[D]: [硕士学位论文]. 沈阳: 辽宁大学, 2024.